

藝／典／藏／緣／

國父紀念館典藏作品中的師生緣

古耀華



圖一 馬白水〈教堂〉
1967 水彩、紙本 88×42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前言

國父紀念館典藏作品中，相當比例為1949年隨國府渡海或其後數年陸續來臺的前輩藝術創作者作品。回首逾半個多世紀前，這些前輩初渡海峽，當年心情何如，實在難以揣度。或許還懷抱著歸鄉之思，也或許早已默默認同了這塊讓自己下半生安身立命的土地，以客居為故鄉。但不論如何，他們培育澆灌了下一代生於斯、長於斯的藝術新苗，對臺灣近一甲子的美術發展影響甚深。

築彩成詩——馬白水、李焜培、蘇憲法

在渡海來臺的前輩當中，並非都是因著個人選擇而隨國民政府來臺者。

馬白水（1909-2003）出生於遼寧，1948年因嚮往寶島臺灣的山川風光，於是來臺進行一趟寫生創作之旅。1949年行程尾聲，馬白水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辦了



圖二 李焜培〈鐵路電氣化〉
1978 水彩、紙本 62×46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一檔旅臺寫生個展，轟動一時，觀展者絡繹不絕。原本計劃展後便歸鄉離臺，卻因此時政局丕變，兩岸分治，馬白水受困臺灣，無法再返故里。值此巨變，馬白水因先前在中山堂的個展作品風格，深得當年許多就讀臺師藝術系（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的喜愛，連署上書，建請時任臺師藝術系主任的莫大元（1891-1981）延聘馬白水至系上任教，而莫大元主任也甚為開明，接受了學生們的請託，與校方討論、建言，終獲特許。這也開啟了馬白水長達27年獻身臺灣水彩藝術教育的篇章。（圖一）

而同屬渡海身分者的李焜培（1934-2012），除受香港靳微天（1911-1998）影響，在學期間，亦受教於馬白水，專研水彩創作。李焜培出生於廣東中山，後渡海來臺，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10年返回母校任教，自1968年至2007年，近四十載光陰於師大美術系培育無數藝術教育與創作英才，對臺灣水彩教育與推廣貢獻甚鉅。其水彩創作受香港靳微天與臺師大時期老師馬白水陶養，運筆明快流暢，賦色豐富多變，整體觀之，呈現出如詩般的浪漫氛圍。（圖二、三）

記得高中時期，曾有一回親炙李焜培先生指授，示範水彩創作，並略談其創作理念。講席間，其言一次在澳洲海岸寫生經驗，正即席寫繪海色天光及靠岸遊艇，其畫中所繪遊艇的



圖三 馬白水〈獅子與古蹟〉
1978 水彩、紙本 84.5×54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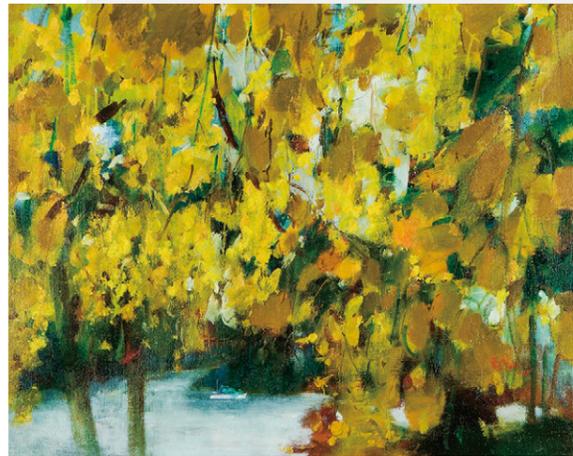


圖四 蘇憲法〈白色桌布〉
1973 油彩、畫布 116×91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船主見之，即下船欣賞其作，待完成作品後，便力邀其上船一敘，並招待餐食。飲饌之間，更進一步請李焜培先生割愛寫生作品，唯言希望能得些許折扣，不料最終竟被拒絕。當時聽其分享此一舊事時，個人年歲尚輕，心中暗想李焜培老師未免不通人情。然時隔多年，偶思此事，反覺當年李先生縱有些許不通人情，然其堅守原則的創作之道，倒也令人敬佩。

在藝術創作、藝術行政、藝術教育都有卓越成就的蘇憲法（1948-）早年曾以〈白色桌布〉一作榮獲1973年國父紀念館建館後所舉辦的第一屆全國青年書畫比賽大專美術科系組油畫類的首獎殊榮，此作並於賽後入藏國館，成為國館重要典藏品之一。而充滿詩意的〈阿勃勒〉一作則是2016年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舉辦「《韶光四季》—蘇憲法回顧展」時贈予館方的代表作品。兩件作品創作時間相隔四十餘年，早期與近期創作之風格遞變，也記錄了國父紀念館與藝術家共同成長的珍貴歷史片段。（圖四、五）

蘇憲法老師作品〈白色桌布〉，用筆沈厚，賦色清新典雅，即便在相隔五十餘年後的今日，再觀其作，亦能感受藝術家青年時期創作時的那股熱情與自信。與其近來畫面經營以「詩意」為主軸的創作基調相互參看，頗多耐人尋味之處。



圖五 蘇憲法〈阿勃勒〉
2015 油彩、畫布 91×72.5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蘇老師是我就讀師大附中時期的班導，當年除了導師職務，也負責教授我們水彩課程。當年班上同學常戲稱「校規不必遵記，班規倒是需要嚴守。」原因無他，因為「憲法規定」凌駕一切其它律法。

有機會親炙李焜培老師，聽其分享水彩創作經驗與心得，也是緣於蘇老師的安排。而第一次感受馬白水老師的水彩作品之精妙，也是因為蘇老師一次的課外教學，至馬老師的個展會場中，欣賞了其歷年精選作品，感受其糅融東方水墨與西方水彩技巧於一爐的個人獨特風格。而馬白水與李焜培二位老師也都是蘇憲法在師大就讀期間曾先後聆教受誨的師長。

大風傳馨——張大千、孫家勤

孫家勤（1930-2010）字野耘，生於遼寧省大連，籍貫山東泰安，為民初直系軍閥孫傳芳（1885-1935）之子。其母周佩馨，出身書香世家，曾任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孫氏自幼從母習畫，後入陳林齋門下，及長入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1949年因戰亂轉進赴臺。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進修，畢業後留校任教。1964年後遠赴巴西入大風堂拜張大千（1899-1983）為師，為其後期弟子中的代表者。「大風堂」名號在近代書畫領域中幾乎無人不知，其傳人中以「掌門弟子」孫雲生（1919-2000）及「關門弟子」孫家勤最為人所熟知。孫雲生先生自1936年入大風堂後，隨大千習藝47年，幾近半世紀，山水、人物、花卉皆能得大千神髓。而孫家勤先生帶藝拜師，隨大千先生時間雖不及師兄孫雲生，然亦能取大千三分樣貌，參融己意而成一家面目。（圖六）

「大風堂」乃近代藝壇巨擘張大千先生堂號，大千先生創作歷程從習古到出新，一直都是藝壇矚目的焦點。其早期工筆創作，師法傳統，用功甚勤，後入敦煌摹寫歷代壁畫，益增創作養分；及至後期一變舊法，以破墨、破彩手法融入山水創作，更



圖六 孫家勤〈畫臺北國父紀念館〉
2007 墨、彩、紙本 61×197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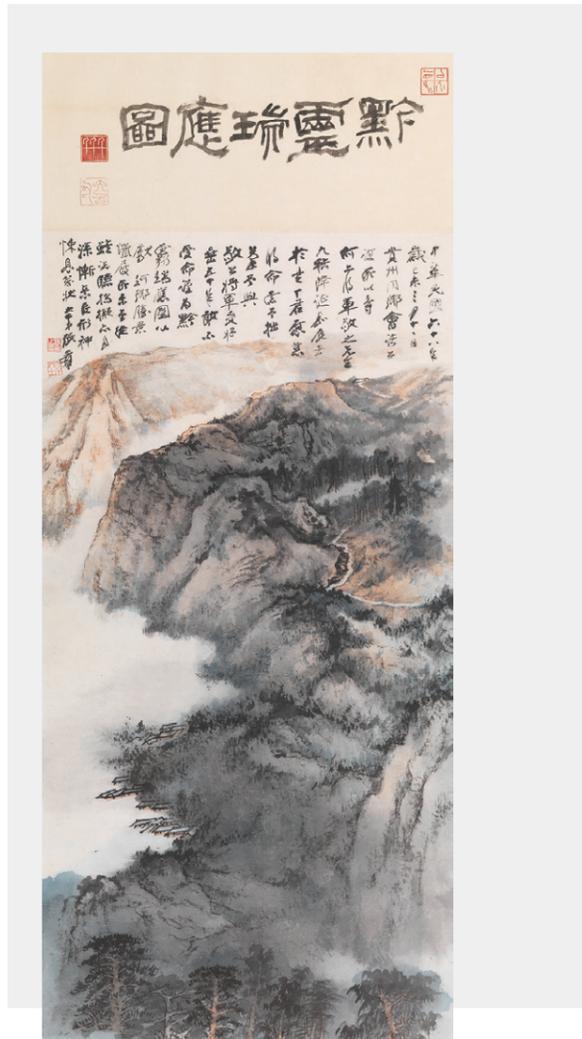


圖七 張大千等人〈松柏同春〉
1979 墨、彩、紙本 360×141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為藝壇稱頌。其旅外期間雖曾數度返臺展覽、會友，但主要仍將重心置於海外。1977年，大千先生方正式定居臺灣，於外雙溪創建「摩耶精舍」，為晚年創作之所。（圖七、八）

1977年大千先生返臺定居於摩耶精舍，孫氏仍旅居巴西聖保羅，為聖保羅大學創設中文系，並任系主任及教授，直至1992年歸臺，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及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任教，賡續傳揚大風堂藝風。猶記當年在文大藝研所孫老師課堂上，總能聞其廣徵博引歷朝乃至當代諸家之藝事與軼事，而身為學生的我們，總喜歡依著老師語談所及者，請其略加評論，但孫老師總能四兩撥千斤，告誡諸生，凡享有大名者，無論作品優劣，定有其足以讓人學習之處，凡事多見他人之長，少論他人之短，長處可學，短處自警，這是孫老師的處世智慧。

另有一回，見孫家勤老師正在為大學部學生上課，便默默地走進課室，站在老師背後觀其示範，豈料孫老師示範了好一陣子後，冷不防地說：「耀華啊！你看老師有什麼缺點一定要說啊！千萬不要學生進步了，老師還停在原地踏步。」客



圖八 張大千〈黔靈瑞應圖〉
1977 墨、彩、紙本 60×144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圖九 古耀華〈燻陶〉
2024 墨、紙本 26×6cm
作者自藏

氣之甚，直令當年的我印象深刻。孫師當年之語，及今言猶在耳。想當年老師在說那一番話時，未必僅是針對當下情境所言，或許是語重心長，提醒我們這些將來可能為人師者時時警醒！

另亦嘗見身跨寒玉堂、大風堂近代二大藝壇巨擘師門的孫家勤老師文云初識溥太師之時，其每日至課堂均精神飽滿，香菸枝枝相接。據聞其每日只起一根火柴點燃第一根後，即以菸接火，「薪火相傳」，直至睡眠，終日不滅。但溥老並不全然吸入，多數是放在煙盤上燻著，不論師大或家中的早期學生，多半受過煙燻洗禮。溥老亦自嘲云：「這才謂之燻陶！」以燻代薰，實為妙事。

此事不知是否有誇大之嫌，但不論「燻陶」程度何如，這樣的老师，現在也不可得了。日前夜深興至，在憶及茲事時，便取此孫老師與溥太師典故「燻陶」二字，以餘墨賸紙出之，亦是一趣。（圖九）

嶺南天寬——歐豪年

「嶺南畫派」在臺灣的推廣與發展曾盛極一時。嶺南精神與風格在臺灣能有如此廣大影響，天寬樓主歐豪年（1935-2024）先生絕對居功厥偉。據當年與歐豪年先生閒談時，經其口述，可知政府渡海遷臺時，除三家及幾位具分量之藝壇人士隨之來臺，其後，如大千又繼轉他國，旅居海外多時，至晚年方歸臺定居於外雙溪「摩耶精舍」，其他諸家泰半久居臺員，唯嶺南畫派趙少昂先生一直居於香港。當時張其昀（1901-1985）先生奉令多次與趙少昂（1905-1998）先生接觸，邀其來臺弘藝。趙氏乃民國初年嶺南三傑中高奇峰（1889-1933）高足，高氏與其兄高劍父（1879-1951）俱曾隨中山先生參與革命建國事業，唯民國肇建後，功成弗居，未受任何公職、黨職，回歸藝壇，賡續創作，一時傳為美談。而趙少昂乃承二高後之民國嶺南第二代創作者之執牛耳者。然當年趙氏幾經思量後，仍婉謝來臺之請，並轉薦門生歐豪年代師赴臺傳燈，推廣嶺南畫藝。因之歐老師來臺，入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任教。歐豪年先生未及二十之齡便拜入趙少昂門下，山水、人物、走獸、花鳥無所不能，堪稱當代嶺南代表人物。（圖十、十一）



圖十 歐豪年〈牛背堯天〉
1976 墨、彩、紙本 63×125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圖十一 歐豪年〈鷹〉
墨、彩、紙本 89×183cm
國父紀念館典藏

先前參加文化大學為歐老師舉辦之追思活動後，於「歐豪年美術中心」再見歐老師與江兆申（1925-1996）先生之合作作品（圖十二），勾起一些昔日與歐老師互動之回憶。過往在欣賞歐老師水墨作品時，一直感覺歐老師在青壯時期曾有一陣子的筆墨，似乎不盡然都是嶺南家法。而江兆申先生早期也有過一段時間的筆墨，似乎也不是那麼標準的寒玉法式或六如韻趣、吳門與浙派筆墨。研究所求學期間，一次在歐老師家中，斗膽問了歐老師當年從香江渡海傳藝的種種心情轉換。閒談之中，談及其決定渡臺前與趙少昂太師當年的對話，及其來臺初期的往事種種，其中便提及了張其昀先生當年一開始為了讓歐老師有個可以創作的空間，便安排了一處畫室供其創作。自其口中得知，當年的畫室位於中山北路三段。此前歐老師便曾見江先生之作，且喜慕其筆墨，後因葉公超先生之薦，江先生與歐老師始有實際交集。當年曾有一段時間，江先生一週之中會至畫室與歐老師閒談二三日，也會在飲饌之後在畫室揮毫創作。因此有了後來一些在畫室內的合作筆墨。歐老師初至臺灣執教文化學院之時，因與當時的渡海前輩們年歲有段距離，又未與臺灣同齡書畫家有多少交流，因此多半獨來獨往。所以緣此之故，長歐老約十歲的江先生在來臺初期便成了其最常往來的藝友。

另記得就讀研究所時，每週二上午的課程都是在歐豪年先生位於松平路的畫室中進行。早上十時到中午十二時的課程，基本上都是課後各自解散覓食。一回適逢期末，歐老一時興起，多示範了半小時的課程，見時間逾午，老師主動說道今日上課逾時，未免餓著諸生，午餐就由老師作東，點了水餃外送，讓大家簡單用膳。用餐時，只見老師自冰箱中捧出一個小罐兒，取出一枚橄欖，作為當餐唯一「一道」配菜。此時一位從遊甚久的學長開口問了老師，可否分每人嚐一嚐老師私藏橄欖。本以老師會如同平素招待學生、友朋至飯店、餐館用餐時一樣大方，任人點菜；豈料，歐老一聽有人打起那罐橄欖的主意，便立馬旋緊罐蓋，往冰箱走去。邊走

還邊回應道：「這家鄉味，我都捨不得吃，一天一枚，分不得！分不得！」這回的經驗很令我印象深刻，因為每回同歐老聚餐，不論是何人作東，基本上都是美食佳餚，滿桌豐盛。想不到這橄欖的味兒竟然可以讓歐老堅持到毫不退讓的地步。

歐老是廣東人，廣東人能吃、懂吃，素負盛名，出身世家的歐老對吃自然也有不少心得，能得其青眼寶愛，想必那滋味當是凡人無法擋的。可惜！那歐老私藏橄欖的美味，至今我也未曾嘗過。

又有一回，研究所的謝師宴，同學知我愛吃，便推我選一餐館作為宴請場地。聽學長姊們說，在藝研所辦謝師宴，幾乎從未有過師長全數到齊之例，因老師中有數位渡海來臺者，本就來自南北東西，有些則是留學歐美，習慣了西式料理，飲食喜好大不相同。那年，我最後選了座落於金山南路與信義路口的江浙菜老餐館「寧福樓」，並擬了請柬一一奉上，請諸位師長賞光。而當日所上師長包含孫家勤老師、歐豪年老師諸位竟然破天荒地全員到齊。

從嗆蟹、肴肉、烤鴨、苔條蝦仁、鱔糊、東坡肉、烏參蹄筋、醃篤鮮，一路到餐後小點，師生們飲饌之間，也引出許多昔時發生於餐桌上的軼事趣聞。其中「響油鱔糊」上桌後澆淋的油還噼啪作響，其作菜手法，和傳統書畫墨濡入紙後任其自然漫入纖維的過程似乎有些類同之處，都是將後段成作工序讓予時間與自然代勞，然而其滋味何如，其實還是瞭然於作者胸中。顯然，以美食一統各個流派，或許要比在畫桌書案上爭出高下容易些吧！

幸運地和前述幾位老師都有些或深或淺的因緣，得以親自領受教誨，抑或觀覽其創作之精妙，也聽他們講述與諸位太師們當年的互動趣聞。我與老師們在藝術創作上的成就之距甚遠，豈止十萬八千里，然而藉著撰文機緣，又得回想憶起諸多往事，往事雖已隨風，但未必盡然如煙，透過創作者之手，留諸後世的也不僅止作品本身，還有述不盡的情感、精神與故事。

（古耀華／藝術工作者）



圖十二 江兆申 歐豪年〈滄浪濯足〉
1974 墨、彩、紙本 59×95cm
華岡博物館收藏